

花娇血剑

独孤红

中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台灣

独孤红著

花娇血剑

宁夏人民出版社

花娇血剑

独孤红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中卫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168 1/32 印张:25 字数:50万字

1995年10月第1版 199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套

ISBN7—227—01532—7/L·448

定 价:25.80元(全三卷)

六

莫道山中无俊鸟 色艳桃李赛凤鸣

像烧红的一面大铜锣，太阳从遥远的海面慢慢在爬升，白沙礁的水道上，由于落潮而使得海面在晨阳的照射下，散放出点点七彩灿烂的金星，有些耀眼，可也十分好看！

洞头岛在温州湾，岛上的大户汤兴宏，他家的大门正对着附近的白沙礁，虽然说住在洞头岛上的人全是靠打渔为生，但汤兴宏却不是，因为汤兴宏有商号开在内地，所以日子过的着实惬意，除了老伴以外，两个儿子全承欢在膝前，除此以外，还有两个丫头两个伙计，八个人全住在一个四合院里。

不过汤兴宏的大儿子是个大公子，平日里手提鸟笼，尽在岛上闲晃荡，有时候也在弯里坐上自己小划船在海面上钓钓鱼，日子过的可舒坦呢！

二儿子邱太冲喜弄拳棒，十几岁就跟括苍山双龙庙一个老和尚学了几年功夫，如今年已二十刚出头，汤兴宏把他找回来，准备给他娶房媳妇呢！

一大早，从海面上刮来阵阵碱风，也刮来一艘三桅大帆船，就在洞头岛后面湾里，那艘三桅大船下锚泊住，然而船虽然停泊在洞头湾，可是就是没见人下来，望上去透着一股子神秘！

汤兴宏一手端着水烟袋，光着两支脚丫子，坐在一张躺椅

上，边抽着水烟，边望向海面上的那艘三桅大船，心中在琢磨，这条船是干什么买卖的，总不会是最近传说的那艘神秘海盗船吧！

本来年头不对，改朝换代没几年，北方就闹天灾，于是北方土匪做乱，南方却闹海盗，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过午不久，大门口汤兴宏叫住又要外出的大儿子邱太极，指着海面那艘大船道：

“太极，最近传说有海盗，咱们又是住在岛上，处处都得小心一些，要你看海面那艘大帆船是干什么的？”

鸟笼举得高高的，邱太极望向海面，冷笑道：

“竖横不过是一艘船，就算是装了一船海妖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不要说爹的本领，单就太冲也要叫他们吃不完兜着走！”

汤兴宏的卧蚕眉扭结着，道：

“咱们这洞头岛上住的人家太散了，彼此实难集中照顾，万一海盗摸上来，怎么得了，再说你兄弟也只能挡几个，如果遇上大股海盗，可就难招架了！”

岳太极道：

“爹，你老别担心，如果海盗敢上来，只要咱们敲响锣，洞头岛还是能集结个七八十人呢！”邱太极说完，以极轻松的样子走出邱家大门！

就在邱太极走后不久，突然门口有人问道：

“有人在家吗？”

邱家长工正在搓麻绳呢，闻言走到大门口：

“你找谁？”

是个中年文士模样，穿一件天蓝长衫，紫马挂，头上挽着白色带子，双目精芒毕露，笑意昂扬的道：

“在下夏雪峰，请问邱老爷子可在家？”

长工回头望望，早听得汤兴宏高声道：

“有客人来就请屋里坐。”

长工侧身一让，道：

“你请进！”

汤兴宏已自躺椅上站起来，却见夏雪峰人才进院门，就已双手抱拳呵呵笑道：

“真是不好意思，打扰老爷子清福了！”

汤兴宏急忙回礼，一手捋着灰髯，边让夏雪峰坐下来。

长工替夏雪峰送上香茗，退到堂屋外面。

“文先生请用茶！”汤兴宏依旧抽他的水烟。

随意的喝了一口茶，夏雪峰这才笑道：

“我就是那条船上的人。”

汤兴宏顺着夏雪峰指的方向，望着海面上的大帆船，道：

“那艘船可真够大的。”

夏雪峰道：

“船大人多，开销就大了，再说这北从三门湾，南到南魔山，这么大段的水路，来回的航行：兄弟们替这一方海上保平安，廉些卖命银子可也真不容易呀！”

汤兴宏一听，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由笑道：

“文先生，我懂你的意思，说吧，你要多少？”

夏雪峰干笑一声，道：

“好，老爷子真是快人快语，那夏雪峰就不客气了！”

汤兴宏低垂着双目，尽看着手中的水烟袋……

只听夏雪峰缓缓道：

“这是头一次向老爷开口，说多了不好意思，少了呢，老爷

子一定笑我们没出息，再说老太爷有字号开在内地，这样吧，老太爷先拿五千两，另外……”

汤兴宏几乎是跳离座位的，高声道：

“五千两？你们拿我汤兴宏当财神爷呀！”

夏雪峰一笑，道：

“老爷子，对你来说那只是九牛一毛呀！”

汤兴宏怒道：

“你们与海盗何异？”

“老爷子，你何必说得那么难听？”

汤兴宏喘着气道：

“你说除了银子，另外还有什么？”

夏雪峰一笑，道：

“府主传说有一把宝剑，叫什么能泉的，我们想把这把神器请到船上镇邪，还望老爷子成全。”

汤兴宏一听大怒，道：

“你们听谁说的？”

夏雪峰笑道：

“不会是假的吧！”

“纯属子虚！”

夏雪峰道：

“何必呢，为了一把剑，大家撕破脸！”

汤兴宏怒道：

“如今海面有海盗，大家讨生活不易，你们找我姓邱帮几个银子，我姓邱的不会拒绝，百二八十两我会双手捧上，合着不该来个狮子大开口，硬拿我姓邱的当内头，开口就是五千两，另外还要加上我邱家的传家之宝，这未免欺人太甚。”

夏雪峰缓缓放下茶碗，站起身来，冷笑道：

“有些人拿银子买平安，有些人为了银子不要命，看来老太爷你是后者了！”

汤兴宏大怒，厉声道：

“我们这里用不到别人保护，对面永嘉也只隔一条小小海峡，良民按季完粮，自有官府保护，姓文的你请吧！”

冷然看了汤兴宏一眼，夏雪峰道：

“老太爷，望你高枕无忧，长命百岁！”突然哈哈大笑着走出邱家大门。

就是那么两句话，听的汤兴宏全身不自在，不知这姓文的究竟是干什么的！

汤兴宏倚靠在自家的大门口，遥望着夏雪峰绕路到了海边，一支小划子把他送上那艘三桅大帆船，直到那大船扬起帆出海而去，汤兴宏还在发愣！

大船出海走了，汤兴宏忙把两个儿子找回来：

“事情我总觉着不太对劲，咱们这是住在孤岛上，天高皇帝远，如果他们来打劫，眼前亏咱们就得先顶着。

老二邱太冲道：

“爹说的是，早晚咱们得防着些！”

汤兴宏望望自己两个儿子，长叹一声，道：

“你们跟我来！”

堂屋右面是卧房，那是两老睡的地方，汤兴宏掀起门帘，举着一盏灯，推开木床后一扇假墙，把两个儿子领进去，顺着石阶，来到一处地下室中，汤兴宏把灯放在一支木箱上面。

父子三人望望石室中的几支箱子，那是历来邱家的遗产，子孙成才，所以这些金银代代在增多！

掀起一支长箱子，汤兴宏拿出一把黄缎子包的宝剑，那酱红色的剑穗，雕龙纹的剑匣，汤兴宏颤抖着双手，就以黄缎在剑匣上擦试着，道：

“我怎么会让别人从我手中把你夺走？”说着缓缓拔出宝剑来，立刻一室光华，而使得箱上的灯苗摇曳不定……

“啊！真是好剑！”兄弟二人齐声赞叹……

就在轻微的一声龙吟中，汤兴宏还剑入鞘，连着黄缎子递向老二邱太冲，道：

“你们兄弟二人，就你的武功扎实，如今我把它交在你手中，有两句话你要牢记！”

“卟通”一声，邱太冲跪在地上。

汤兴宏庄严的道：

“剑在人人在，剑失人亡！”他似是卸下一件沉重包袱似的，长喘一口气，那真是一声极端复杂的叹息声！

像是被人咬去一个缺口的大饼，酱红色的月亮三更天才由海的那一面升起来，而使得深蓝的海水，明显的呈现出一条月光大道，从洞头岛直到远方的月亮下面，而海面上，那条三桅大帆船竟然乘风破浪，疾快的又驰向洞头岛，可怕的是那在中檐顶上悬挂着一面黑咕隆咚的海盗旗！

就在三桅大船接近洞头岛的时候，三桅大船并未驰向洞头水道，而是贴着岸边竟安全的接到一处悬崖停下来，显然这艘三桅海盗船上有洞头地方的人，否则他们是不敢这么大的直靠尽是暗礁的石岸边的！

就在大船一贴住岸边，先是几个壮汉跳上岸，把粗缆带上，在后好长的一根跳板搭上岸，立刻像一群无声无息的饿狼般，从船上跃出三十多个红巾包头的大汉，每个人全拎着砍刀

冲上岸，月光下，只见前面走的可不正是那个叫夏雪峰的，这时候只有他手中握着一把宝剑。

这时三更将过，但汤兴宏双目如炬的仍然望着黑暗中的屋顶，他在想，平安的生活，自然会发觉人生的乐趣，而一个人，一生中既无忧于精神上的压力，更无虞于生活上的匮乏，那么这个人才真正是幸福一生，只可惜这种人生究竟是太少了，如今自己生活在孤岛上，仍然会有麻烦找上门，可见太平日子的不易得！也只有麻烦找上门，才体会出平时过的那种太平日子是多么的难得与可爱！

月光尚未自窗外洒进来呢！邱家的院子里已有了响动，汤兴宏尚未坐起来呢，就听老二邱太冲骂道：

“操那个娘，你原来是海盗！”

早听得夏雪峰哈哈笑道：

“小子，你这时候才醒过来不觉太迟了！”

这时汤兴宏与大儿子长工等也都拔也在手冲出屋外，只听汤兴宏戟指文勇决道：

“你好大胆子，竟敢领人来打劫！”

有如抢窝蚂蚁一般，从邱家的院墙上扑通通跳进三十多个大汉，其中两个袒胸大须子壮汉，走到夏雪峰前面道：

“老三，邱家就是他们几个大男人？”

夏雪峰微笑，道：

“龚果林大哥，邱家也就是这几个人毛！”

只听姓宫的人仰天哈哈大笑，道：

“老子从北方的大山裸杀到这南方海面上，杀人如麻，不料杀来杀去就面前这几个人毛，也用得老三费什么唇舌的，他娘的，你们全闪开，看我龚果林收拾他们！”只见他双手握住特

号砍刀，刀举过顶，吡呀咧嘴的向邱家父子杀来。

汤兴宏怒吼道：

“你们这群强盗，我汤兴宏同你们拼了！”

不料邱太冲一跃而上，口中叫道：

“爹，由孩儿来领教他几招！”一摆手中龙泉，奋力迎上去，立刻就听“呛”的一声，刀剑之间爆裂出一蓬金星火花，龚果林暴退一丈，伸手摸向刀刃，不由骂道：

“奶奶的，原来这小子手中拿的是宝剑，好！宝刀对宝剑，看咱们谁拼过谁！”话声中大砍刀飞闪狂扫，在他那粗壮高大有力的挥舞中，“咻咻”之声不绝于耳，冷焰波波激荡中，整个身子直欺而上，没有闪避，更没有退让，完全是力与气的结合，也只几招下来，一旁的汤兴宏心中已明白，今晚是个血腥夜，只这姓宫的一个，就够折腾的，更何况四周那么多酷似狼目的大盗环伺！

心念间，不由一咬牙，高声道：

“太冲快退回堂屋来！”

就在汤兴宏的喝叫中，邱太冲狂劈一剑，人已回窜到堂屋里，汤兴宏立刻吩咐大儿子与一名长工，三人死守住堂屋大门，在流出最后一滴血之前，绝不让一个海盗冲入这间堂屋，只听出他边挥刀拒敌，边高声道：

“太冲快走，往后你该怎么做，就不用爹多吩咐了。”

邱太冲一惊，道：

“爹！”

汤兴宏已是浴血奋战，边厉叫道：

“快走！”

不料月光下，邱太极双手握刀站在汤兴宏前面左右狂斩

不休的，叫道：

“我同你们拼了！”

不旋踵间，邱太极已跪在当门，仍然是挥刀乱砍！

屋里的邱太冲心中沥血，就在汤兴宏的怒骂中，只得狠心跺脚冲进内室而去……

拼斗就在邱太冲一叶片舟漂在海上的时候结束了，因为邱太冲在海面上看到了火光，那是他的家，如今已被海盗洗劫一空，然后是一把大火……

于是邱太冲跪在船板上哭了，他千万个不愿意的自地道中逃出来，如今娘也不知逃走了没有，眼前大海茫茫，一时间只得在海上候着，等海盗走后再回去找娘了！

天还未亮呢，西南方突然出现了掷卷黑云，席掷着海面浪涛，把邱太冲的小舟颠簸得难辨方向，然而，跌坐在小划船上的邱太冲，却捶胸顿足，凄厉的叫道：

“爹！娘！大哥！咱们招谁惹谁了，偏就遇上这群海盗，这帮杀胚！”

他哭喊，但海风吹走了他的声音！

他垂泪，却又被掀上小划船上的海浪所冲去！

而划船的摇晃，早已令他昏昏沉沉的闭上双目！

上天如果要捉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才真正是霉运当头，如今“祸不单行”这句话正落在邱太冲的身上……

邱太冲被海浪颠簸得昏了一阵醒了一阵，昏昏沉沉比酒醉还要难过十分，也不知是黑天还是白昼，一股像高山瀑布似的大浪，直压向小划船，把昏睡中的邱太冲又击醒过来，睁开眼，面前浪涛似层峦叠嶂，狂风刮面似刀，于是邱太冲全身湿透，那令他作呕的海水，使他不敢轻易开口。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饿已使得邱太冲有些虚脱，累更令他四肢发软！

透着人的求生本能，一股强大的责任感，而使得邱太冲竭力承受着各种折磨！

渐渐的天又黑了，阳光成了他的奢望，因为第二天不知会不会再看到阳光！

不过这一夜小船似摇篮，摇得邱太冲好一场沉睡，直到第二天一早，邱太冲被饿醒过来。

缓缓仰起身子，解去缚在腰上的绳子，邱太冲伸头向四下望，不由叫了声：

“天呀！”

因为他什么也看不见，当在除了四下里尽是绿泛黑的海水外！

不过邱太冲自小被海水泡大的，求生本能多少还知道一些，于是他连用自己智慧，先得弄些吃的！

有道是：风浪过后小鱼水面溜，这话真是一点不假，邱太冲只要把左手往水下伸去，就会有小鱼游过来，他就是利用这机会，着实叫他刺中几条鱼！

邱太冲像享受一顿丰盛大餐似的细嚼慢咽一条小鱼，那真是有生以来最令他愉快的一顿美餐，因为他连那咬不烂的鱼骨，也一咬再咬的不忍丢弃！

风小了，浪也小了，海面上成群的海鸥在飞翔，而使得邱太冲知道附近有陆地，也许有海岛，就像自己的家乡洞头岛那样，于是他流泪了，因为自己的家已毁在海盗之手，那个叫龚果林的大海盗之手！

邱太冲很想看到陆地，但他直到天黑还是没有看到……

终于又是一个黑夜的到来，而使得邱太冲无可奈何的倒卧在小划船上沉沉睡去！

片片碎云，反射出东方天空的鱼肚白，就在一阵呼叫中，邱太冲揉着眼皮醒过来，却听得附近有人在说。

“人还是活的，没有死呢！”

邱太冲一骨碌爬起来，发现附近有几个大岛，一条单桅帆船，向他的小划船驶来，心中不由大喜，立刻连连挥手不停……”

邱太冲终于被救到了帆船上，只见船上一个青年劲装俊男走过来问道：

“兄台可是前天一场暴风把大船吹毁的？”

邱太冲有些虚脱的道：

“我是遇上那场暴风了，眼前可否给在下一些吃的？”

青年早招手叫一个伙计送上一大碗粥与小菜，邱太冲不及言谢，先一口气把粥吃下肚子，这才抱拳道：

“请问兄台贵姓大名，此处是何所在？”

那青年一笑，道：

“在下吴声远，正由普陀返回象山湾，准备前往中原去呢，这儿叫舟山群岛，请问兄台是……”

邱太冲一听大惊，道：

“怎么我已由洞头吹来定海了吗？真是不敢想象！”

要知吴声远在荆紫关遇到女侠黑牡丹，得知黑牡丹是师父一心禅师师妹一澄师太的弟子，这次是特来普陀询问师父有关一澄师叔的一切，如今正准备重回中州，去寻找女侠黑牡丹，因为吴声远自见过黑牡丹以后，难忘伊人情影，更何况他曾在女侠中毒镖之后，亲自背她去急救！

但他却想不到会在大海上救了邱太冲，倒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单桅帆船行驶中，邱太冲把几天前发生的祝事说了一遍，且说海盗头子名叫龚果林，是个北方大盗，手下还有个武功不错的夏雪峰，就在这闽浙沿海为害，也详细说了一遍……

吴声远听完，不由咬牙道：

“这些强盗真是可恶，如果不是在下要赶往中原协助师妹黑牡丹灭除流窜在伏牛山区的八大盗，在下一定相助邱兄一臂之力的。”

邱太冲长叹一声道：

“海盗人多势众，盗魁武功高强，即算有兄台相助，怕也难与抗衡。”

吴声远道：

“在下送兄台登岸以后，兄台准备做何打算？”

邱太冲凝望着远方，道：

“括苍山双龙庙距离我家不太远，原是在那儿学了几年武功，可是想起师父年迈，又不好去惊动他老人家，一时间也不知如何是好！”

要知邱太冲年不过二十一，又未行走江湖，自然不认识什么人，如今突然发生这种事，一时间还真令他手足无措之感！

吴声远道：

“兄台可有什么亲戚可以投奔的？”

邱太冲道：

“我家在金华有商号，只是我在几年前随家父去过一次，不过既使我到金华，家仇如何去报呢？我不能就此认命，这仇

我是非报不可！”

吴声远沉思有顷，这才对邱太冲道：

“既然一时间兄台没有良策，倒不如随同在下先到北方，协助在下师妹，剿除伏牛山区八大盗以后，在下必商请师妹一同南下，协同一致，为兄台报仇。要知在下师妹武功高强，嫉恶如仇，尤其在下曾在丹江见她的水下功夫，也十分了得，到时她必定会答应一同前来的！”

邱太冲一听，稍作思忖，当即点头道：

“为了联络志士，共同消灭海盗，在下愿先追随南宫兄前往北方一行！”

吴声远一听大喜，道：

“好！既然邱兄愿往，吴声远深知眼下邱兄心情，不过在下倒是诚恳的相劝邱兄，从现在起，应化悲愤为力量，同仇敌忾，消灭强盗！”

邱太冲早热血沸腾，血脉贲张的道：

“在下一定听南宫兄的就是！”

于是吴声远的船进入象山湾就在象山靠岸，然后改为双桅帆船。

这时早有几个伙计向吴声远禀报一切货物全都装载完毕，就等吴声远回来开船呢！

要知象山南宫世家，专做海产干货生意，所谓海产类在沿海来说并不值银子，但如运入内地，尤其中原一带，就成了奇货，干贝、海参、鱼翅、淡菜、海蜇，尤鱼之类，全是席上珍品，所以南宫家的货船，把这些海产运入内陆，马上一本万利，然后再把内陆山药特产人参之类装船运回，自然又是大赚一笔，自不在话下了。

双桅船自象山出海，旁过沈家门航向上海，由吴淞入长江，直驶向汉口，船上吴声远与邱太冲二人相聚甚欢，言及年龄，吴声远长邱太冲两岁，于是邱太冲以南宫大哥呼之。

逆江而上，船行较慢，大半月以后，船才到汉口，已是初冬季节了。

吴声远在汉口把船上的货已出清，空船驶向老河口，然后沿丹江到了荆紫关。

于是吴声远就把船上一切安排妥当，当日就叫船返回舟山，自己与邱太冲二人先到了荆紫关的那家药铺，方大夫自是十分欢迎，大家谈起大破卧虎山庄事，不由哈哈笑开怀……

只是吴声远急于找那朝思暮想的师妹黑牡丹，二人在荆紫关才住一天，第二天就买了坐骑离去……

×

×

雨淋日炙，时光如云烟过眼，山道崎岖，虽有坐骑亦不能放马奔驰，吴声远与邱太冲二人绕过荆紫关往东，直入八百里伏牛山区，沿路黄叶飘零，霜浓风寒，眼看着灰云罩顶，今年的第一场大雪就要飘落了……

这日傍晚，二人骑马缓缓来到内乡悬境的夏馆小山城镇，就住在东关内的一家小逆旅中，也就在这天夜里，好大的一场雪，鹅毛般的落下来，眼看着二人就困住在这家小客棧中了，一时间无计可施，只好等雪停了才能上路！

×

×

深山出俊鸟，夏馆一枝花。

深山鸟儿长的美，但夏馆一枝花却是指的一个人，一个年约二十的女子，凡夏馆的人，谁都知道东门周员外的掌门明珠芸娘是个美人胚子，见过芸娘的人，全都在惊艳之下，不由自